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湛園札記卷三

詳校官中書臣王　鵬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鄒世俊

湛園札記卷二

翰林院編修姜宸英撰

顧亭林日知錄曰嶽頂無字碑世傳為秦始皇立因取史記反復讀之知為漢武帝所立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證令李斯碑是也封禪書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

巡海上四月還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今碑是也又云始皇刻石之處凡六史記書之甚明無不先言立後言刻者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別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紀使漢武有文刻石漢史又安敢不錄乎按顧氏之言辨矣然史記封禪書漢書武帝本紀引風俗通曰石廣二丈一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

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云此古制也則武帝已用之矣又後漢書張純傳帝乃東巡岱宗以純視御史大夫從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若無文字則不當云刻石又不當增文字也

金初制杖罪至百則臀背分決及海陵庶人以脊近心腹禁之雖主決奴婢亦論以違例海陵凶暴而此舉暗合唐文皇

後唐張文寶知貢舉進士有覆落者下學士院作詩賦

貢舉格學士李懌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試禮部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為準格聞者多其知禮金明昌中禮部尚書張行簡轉對言擬作程文本欲為考試之式令會試考試官御試讀卷官皆居顯職擢第後離筆硯久不復常習令臨試擬作之文稍有不工徒起謗議詔罷之此二段議論皆得體蘇子瞻曰麻衣如再著墨水真可飲前輩虛心如此亦是實理令制試錄

不用程文是也而淺學小生紛紛擬作必為二君含笑於地下矣

金宗室表右宣宗子與末帝凡四人按宣宗子哀宗諱守緒非末帝也末帝諱承麟哀宗本紀云内族承麟金制疎族稱完顏明昌後避睿宗諱稱内族則承麟本疎族非宣宗子也今以哀宗為末帝既大誤又不譜哀宗世系并承麟不知何出史官之紕繆極矣

劉歆作遂初賦自以朝政多失作遂初賦以歎往事而

寄已意其辭曰處幽潛德含聖神兮抱奇內光自得
真兮寵辛浮寄奇無常兮寄之去留亦何傷兮大人
之度品物齊兮舍位之過忽若遺兮求位得位固其
常兮守信保已比老彭兮其言頗似曠達而為莽佐
命終致夷滅視孫綽之義正桓溫相去何啻霄壤
遼史職官志引宋刁約詩押宴額爾欽疑額爾欽亦是
執政重臣予讀金史禮儀志凡行省來宴回宴之押
宴官皆從行省定差就借以文武高爵長官之職以

為轉銜之光想此即遼遺制雖在朝廷亦借銜也

金遼史記事多重複天祚天慶二年駕幸混同江頭魚

酒酣上命諸酋長歌舞女直阿固達直視云云見樂

志又見天祚本紀又見蕭奉先傳帝命耶律義先對

蕭革廵擲大罵事一見義先傳一見革傳鴨子河頭

鵞事一見樂志又載納巴河又屢見他傳語皆無詳

畧至蕭足克布與蕭博廸為欽哀皇后所誣而殺蕭奉

先傳復云欽哀弒仁德皇后奉先與蕭足克布博廸等

謀居多一事而互相矛盾尤大謬宜改正

金書忠義列傳云聖元詔修纂遼金宋史史臣議凡前代之忠於所事者請書之無諱朝廷從之嗚呼仁哉聖元之為政也此事今修明史當引以為例

詩有五際四始四始者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此緯家之言四始與詩序較異

酒名三白取豐年之兆蝗蝻一雪入地三尺三雪則入

地九尺故三白為豐年之兆也

宋朱彧可談記都下市井謂不循理者為乖角又謂作事無據者為没雕當喪禮冐搢𥉷以一竿揭之名乖角衛士順天幞頭有一脚下垂者其儕呼為雕當今吾鄉亦有無雕當之稱宋當讀作去聲吾鄉則入聲耳

吾鄉諺語看三色三色字出於韓嬰詩傳吕氏春秋吕子昔者禹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

士周公吐握之說見於荀子人罕稱焉也

張僧繇於江陵天皇寺圖孔子十哲之像或謂不宜僧繇笑曰吾誠偶然安知不利於後人者莫知其旨及後周滅二教惟此寺有宣尼像得不毀吳仲圭將卒自題其墓曰花光和尚之墓後楊連珈遍發人塚見仲圭之表疑為僧墓不發二君非解術數者豈非用志不紛乃疑於神耶

明制命婦入朝賛行四拜禮皆下手立拜惟謝賜時一

跪叩頭耳而民間婦女俯伏稽首與男子無異何哉

兄弟之子與父之兄弟其稱謂不見於經大抵從父而

推者皆得蒙父稱從子而推者皆得蒙子稱故父之

昆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父之從父昆弟為從

父父之從祖昆弟為族父蓋謂我父者我謂之子謂

我祖者我謂之孫朱子云兄弟之子稱從子自曾祖

而下三代稱從子自高曾四代而下稱族子是也若

姊妹於兄弟之子則推而遠之矣故爾雅曰女子謂

昆弟之子為姪謂姪之子為歸孫然姪亦女子之號因娣姪而得名者非男子之正稱也無已則對姑而稱之斯已耳按僖十五年左傳載晉史蘇之占曰姪其從姑註謂我姪者我謂之姑謂子圉質秦此正男子對姑之稱也其子姪叔姪之稱於後世者史記魏其傳云田蚡乃為諸郎侍酒跪起如子姪謝安石云聖賢去人其間亦邇子姪未之許是也然亦有徑稱子者史記二疏傳云父子相隨出關後漢書蔡邕

傳將作大匠楊球飛章言邕及質邕上書自陳如臣父子欲相傷陷云云晉書朝議欲以謝玄為荆州刺史謝安自以父子名位太重云云南燕慕容輿根謂慕容寶叔父德曰昔蒯聵出奔衛輙不納春秋是之以子拒父猶可況以父拒子乎是皆以叔姪為父子也至韓退之為元少尹房君墓志子曰次卿述其弟或之言曰子與吾兒次卿遊是竟稱姪為兒矣此則唐以前猶為近古者也南史王球傳王履深結劉湛

誅湛之夕屐徒跣告球(其叔父也)球曰阿父在汝亦何憂註江南人謂叔父伯父為阿父為叔伯父者以自呼宋惟黃魯直上叔父夷仲詩曰更懷父子東歸得手種江頭柳十尋按古者卿大夫五十不稱字别以伯仲天子稱同姓曰伯父叔父是稱也達於天下蓋伯叔者長幼之稱也若去父止稱伯叔則是以長幼為次序而以父之昆弟同於凡人之稱矣(禮惟婦稱夫之凡弟曰伯叔見後)此後之失禮之甚者也然豈獨此哉左傳云無

女而姊妹及姑姊妹䟽引樊光曰春秋傳云姑姊妹若父之姊為姑姊父之妹為姑妹列女傳梁有節姑妹入火而救其子又左傳季武子以公姑姊妻邾庶其䟽曰或曰是父之姊是也葢稱姑者有二一為婦於其夫之母一為姪於其父之姊妹今以男子而稱父之姊妹為姑亦何以自别於婦人哉故知古人稱謂之間字必有義後人日趨便易不悟其失良可嘅也

母之昆弟為舅而男子謂姊妹之子曰出然左氏公羊率謂之甥也爾雅妻之父為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故孟子曰帝館甥於貳室是翁壻亦得甥舅稱之矣稱於王母昆弟曰彌甥見於左傳哀二十三年宋景曹卒季康子曰以肥之得備彌甥註父之舅氏故稱彌甥亦曰從孫甥見於哀二十五年衛夏戊之女太叔疾之從孫甥也註姊妹之孫為從孫甥其稱王母之昆弟未有聞後漢書郭況族姊為皇祖考夫人

見光武光武大喜曰乃今得大舅乎然則漢之稱王母之昆弟為大舅也妻稱夫兄弟曰伯叔伯叔猶兄弟之稱也亦曰兄公見爾雅夫之兄為兄公夫之弟為叔夫之姊為女公夫之女弟為女妹漢書薛宣傳敬武長公主曰嫂何為取妹曹大家女誡亦云嫂妹是也夫兄之妻姒也亦通謂之嫂漢張負以女孫嫁陳平戒曰汝事兄伯當如父事嫂當如母今俗稱夫之女兄弟曰姑是從女之稱因亦有稱妻之兄弟曰

舅者皆謬也朱子語録曰據前輩但以兄弟稱之據此夫之女兄弟通稱姊妹於古亦合

左傳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杜註云承其告辭史乃書之於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於典策此蓋周禮之舊制按策書存國之大體故宜畧簡牘載四方之傳聞故宜詳二者之史缺一不可後世實録則策書之類也而簡牘無聞焉實録所書又不實然後野史以與究其原亦簡

牘之類與

凡作事必量力以豫為其後來可以收拾之地楚之僭王其大罪也昭王之死非楚之罪以管仲之知豈其見不及此而乃執此以相詰何也葢自量其力不能去楚之稱王而姑舉其久遠無據之事以詰之使楚可為辭然後與之盟而去之而勝勢在我矣君其問諸水濵管仲已先辦此一言為楚人解釋之地雖楚使與桓公皆陰入其機彀而不覺也葢管仲一生之

相業智數大抵類此

左傳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杜氏曰管仲之後於齊没不復見傳亦舉其無驗昨舉示友人閻子百詩為予檢史記管仲傳註引世本云莊仲山產夷吾夷吾產武子云云共十世皆有謚惟末世景子步耐生微無謚耳此几案間書而杜孔諸君皆不及知亦可怪也

魏叔子贈新倒為官者有云張釋之之政事司馬相如

之文學皆以貲為郎百詩引漢制駁之按釋之傳註以貲為郎蘇林曰雇錢若出穀也如淳曰漢制貲五百萬得為常侍郎師古曰如說是也又司馬相如傳亦曰以貲為郎師古曰以財多得為郎也是兩人俱是以貲中格得郎非捐納之例惟黃霸初以納錢補謁者後納穀補卒史然左馮翊猶以霸納粟得官不署右職則當時之所尚可知矣但司馬傳又云家徒壁立不知五百萬安在或武帝偶有納例史失載耳

鄭執天子之二使不得謂小忿爲周之計當告於大國聲其罪而致討之不當用狄兵以伐同姓耳富辰之諫亦未爲至當

門焉有二義晉人圍曹門焉與門於桔柣攻門也文十五年門於勾鼆守門也

楚滅庸晉滅狄皆縱而後殪之蓋小國之志驟勝則易驕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註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禍故

不為春秋所貴然則龍逄比干亦有罪乎此誣經之甚者也

華元夜入楚師直登子反之牀其將可襲而取也子反之用兵亦疎矣先儒謂亞夫使軍中夜驚猶為未善況於延敵使入如無人之境乎

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十五年賂宋以師茷師慧可見鄭聲之淫其為諸侯所貴重如此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注偏喪曰寡是失妻亦稱寡也

季札觀樂使工歌之初不知其所歌者何國之詩也聞

聲而後别之故皆為想象之辭曰此其為衛風乎其

周之東乎其太公乎其周公之東乎其周之舊乎其

有陶唐氏之遺民乎皆從想象而得之者也至於見

舞則便知其何代之樂直據所見以贊之而已不復

有所擬議也

字書幘音責皆釋以冠幘之義余按左傳定九年齊侯

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皙幘而衣貍製杜註幘齒上下相值此又一義字書不載

太宗末新羅立女善德為王國人號聖祖皇姑善德死贈光禄大夫而妹真德襲王永徽元年攻百濟破之遣春秋子敏入朝真德織錦為頌以獻死贈開府儀同三司此時正武后得政之時中外一時皆奉女主奇事也

倭傳建中元年使者真人興能獻方物真人蓋因官而

氏者也興能善書其紙似繭而澤人莫識此即今高麗紙

唐長孫無忌以烏羊皮為渾脫氊帽人多效之謂之趙公渾脫令京師僬從人帽皆用烏羊毛此亦渾脫之遺製也宋史徐𡽕言傳羊皮渾脫亂流以掩敵此渾脫又似以羊皮為脫而渡者

高宗亦有姨韓國夫人武后之姊宮中相傳章懷太子賢其所生也女亦寵號魏國夫人

唐德宗以順宗子源為第六子以孫為子今吳下多有之謂之過房

陸雲有笑疾見張華多姿致又帛纏須大笑不能自已

東都事畧劉溫叟傳劉騰好笑雖在人主前不能自已也

太平興國中梁周翰言今崇政殿長春殿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依舊中書修為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纂修每至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

干封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備編錄仍令郎與舍人分值崇政殿以記言動别為起居注先進御後降付史館起居注進御自周翰始也

宋駙馬尚主多易其名使與父同行王貽正之子克明尚太宗女鄭國長公主賜名貽永李崇矩之子繼昌尚太宗女萬壽公主真宗特於其名上益繼昌子勗尚太宗女萬壽公主真宗特於其名上益遵字陞為崇矩之子焉王稱曰英宗以前公主廢舅姑之禮主壻升行次同諸父英宗特思所以釐正之

至神宗即位詔公主出降皆行舅姑禮　英宗本紀

帝語神宗曰國家舊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皆升

行以避舅姑之尊朕常患此寤寐不平云云

宋湜字持正名字與皇甫俱同詩註湜湜持正也

宋真宗時知制誥周起患貢舉之弊建議糊名以革之

糊名之制始此

仁宗康定二年參知政事李若谷罷為資政殿大學士

提舉會靈觀宮觀置提舉自若谷始也

文彦博高若訥墓銘丁泰國憂哀訴祈終三年喪故事待制以上遭喪類卒哭起復令許終服自公始也宋大臣終喪自高若訥始其人與范歐諸賢爲訾有此一大節足當末減明初大臣亦多起復者自羅一峯疏叅李賢後人知終制矣

楊傑劉之道墓銘開國以來嫡孫有諸叔而承重者自之道始之道爲制作郎遭祖母喪乞解官承重服府尹王贄惜而留之之道不從以其事奏於朝下禮官

議以為然乃聽其去之道名煇即歐陽公知貢舉以
茁軋被黜者後再舉歐公得其卷奇之仁宗擢甲科
第一　神宗時孫覺以祖母亡解官下太常議不可
而覺已持喪矣服除改官
呂溱為翰林學士疏論宰相陳執中仁宗還其疏溱請
付執中令自辨還疏之事僅見於此
元史祭祀志因俗舊禮祥和署掌雜把戲男女一百五
十人至元七年起每歲二月十五日於大殿啟建白

傘蓋佛事移文樞密院八衛撥擡舁監壇漢關將軍神轎軍及雜用五百人

太平廣記會昌元年戎州水漲浮木塞江刺史趙士宗召水軍接木修開元寺後月餘有夷人逢一人如猴著故青衣云關將軍遣來採木被此州接去不知為計要須明年却來收云云戎州蜀地此唐時關將軍已著靈爽矣事見三百三十六卷

虞集廣智禪師塔銘當陽玉泉景德禪寺者智者大師

道場也相傳有神自稱漢前將軍關某没而藏神於此願佐師遂建伽藍焉自隋歴唐至宋主之者皆名世之士覩此則漢壽亭侯之護持佛法自梁時已然矣此時即建關將軍廟於寺側

元袞冕之制始自憲宗壬子年秋八月祭天於日月山用冕服成宗大德六年春三月祭天於麗正門外丙地命獻官以下諸執事各具公服行禮是時大都未有郊壇大禮用公服始此至英宗親祀太廟復置鹵

部服袞冕文宗繼之制度漸備矣

宣聖廟執事儒服黄鞓角帶元制士子通用之服也其

他又有紅藍鞓帶云

至元初選七品以上朝官子孫為國子生隨朝三品以

上官得舉民間之俊秀入學為陪堂生伴讀故至今

俗語有陪堂之稱以陪堂為伴讀猶元魏時之有博

士也

元世累朝故事先皇帝御容置寺以奉之其制隆重營

建之費動糜數十萬繪畫佛像及土木刻削之工則
有梵緣提舉司秩正五品織佛像提舉司秩亦如之
財用所秩正七品掌寺中糧草諸物營膳司設達嚕
噶齊掌營造工像寺僧衣糧徵收房課之事護國仁
王寺有鎮遏提舉司大都民佃提領所普安寺大承
全寺有起運提點所至大四年建大聖壽萬安寺置
萬安規運提點所延祐二年陞都總管府秩正三品
即唐太清宮宋儲祥宮之遺意而增華者也

元以科目取士自延祐至元統凡七科而罷至元二年復舉行至二十六年凡九科

元世祖敦本重農中統元年命各路宣撫司擇通曉農事者充隨處勸農官二年立勸農司以陳邃崔斌等八人為使至元七年立司農司以左丞張文謙為卿是年又頒農桑之制一十四條其可法者縣邑所屬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為之長增置百家者別設長一員不及五十家者與近村合為

一社仍擇數村之中立社長官司長以教督農桑爲事凡種田者必牌橛於田側書某社某人於某上社長以時點視誡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點官責之其有不敬父兄凶惡者亦然仍大書其所犯於門俟其改過自新乃毀如終歲不改罰其代充本社夫役社中有疾病凶喪之家不能耕種者衆爲合力助之一社之中災病多者兩社助之凡爲長者復其身郡縣官不得以社長與科差事此制有三代遺力合

作遺意而禁郡縣不得科差社長尤為良法史稱其仁宜矣武宗三年申命大司農除牧養之地聽民秋耕仁宗皇慶二年申秋耕之令蓋秋耕之利掩陽氣於地中蝗蝻遺種皆為日所曝死次年所種必盛於常禾也秋耕之法今無言及者

憲宗命雅爾噶齊協理斷事官事以燕故城為治所雅爾噶齊科民丁於中原凡業儒者試通一經即不同編戶著為令甲儒人免丁者實雅爾噶齊始之也

蘇秦洛陽人所居乗軒里

北齊司徒楊椿家弘農閿門孝友四世同居見於本傳者甚悉朱子採之以入小學然遭爾朱之亂舉宗被戮僅遺姪愔為高洋相復為其所誅愚嘗謂天道福善之理至此頗爽後讀周書忽悟其故備書於此以為世戒周書寇儁傳華州民史底與司徒楊椿訟田長史以下以椿勢貴皆言椿直欲以田給椿儁曰史底窮民楊氏横奪其地見使雷同未敢聞命遂以田

還史又衆企傳企為雍州刺史部民楊羊皮椿之從子恃托椿勢侵害百姓守宰多被淩侮皆畏而不言企將取戮之於是宗族詣闕請恩夫家法嚴整而使子弟宗族猶得豪横鄉里侮慢守令此禍之所以不免也必如唐栁玭之戒其子弟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慎僅得比於常人數語纔得免於驕恣之患然楊氏一家孝弟禍尚如此況在他人可不知警戒耶　附録寇儁字祖儁上谷

昌平人兄祖訓祖禮並有志行閨門雍睦白首同居父亡雖久而猶於平生所處堂宇備設帷帳几杖以時節列拜垂涕陳薦若宗廟焉吉凶之事必先啟告遠行往返亦如之少為司徒崔光所知命其子勵與儁結友儁每造光清言移日小宗伯盧辨恒語人曰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

周書不立志故八柱國見於獨孤信傳依周禮新定官制見於盧辨傳錄用元魏之後見於元偉傳周世祖

保全元氏分布庶職是帝王盛事隋遷周鼎宇文之後靡有孑遺作史者寄慨深矣

明王府音樂院有色長樂初奏皆色長跪啟見正德二年四月實録

曾魯字得之有六一居士集正訛南豐類稿辨誤

臨川過源字道源陸象山弟子嘗謂黃鍾極清一陽之始當以長孫無忌三寸九分為據呂子斷竹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宫在李文利前

已有主此說者矣
宋制士大夫得乞便地就養明初猶有此風胡儼南昌
人為長垣教諭乞便養又改餘干因著為令許人乞
便地自儼始也後此制寖不行矣
左傳使封人慮事註慮事無慮計功又註廣雅無慮都
凡也師古漢書註無小思慮而大計也按趙與時賓
退錄曰謗謂物多為無萬數漢書成帝紀語也嶧山
碑記云世無萬數無萬即左傳所謂無慮吾四明諺

語至今稱多曰無萬

宋孔季恭子靈符於永興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審爾則古王公之苑囿不大於此矣恐傳之者失實

蔡曇知鄉里號蔡曾子廬江何伯璵兄弟鄉里號何展禽

豐草庵蠶豆詩誰賦田園雜興題琅玕記取夏初垂喜看桑底新懸莢恰值蠶眠未吐絲細雨賣茶聲過後

竹烟燒笋火停時沙瓶漆檑分前咏豌豆今逢第二詩自註誠齋集蠶豆詩有沙瓶新熟西湖水漆檑分嘗曉露餘又言蠶豆未有賦蓋豌豆也吳人謂之蠶豆按吾鄉以吳人蠶豆為豌豆而以吳人所謂寒豆者謂之蠶豆至今猶然

劉禹錫代祭柳員外文曰篋盈草隸架滿文篇鍾索繼美班揚差肩則子厚亦工於書法矣惜其字不傳而見於與劉唱和詩多有之

史記蒯通曰狡兎死走狗烹而漢書改為野禽殫走狗烹此新唐書以篠驂易竹馬迅霆易疾雷之濫觴也

聘禮賓受棗大夫二手授栗註受授不游手慎之也疏初兩手俱用既授棗而不兩手共授栗則是游暇一手不慎也世通語所謂游手者當作此解

喪服疏繩菲今時不借也周時人謂之屨子夏時人謂之非漢時謂之不借此凶屨不得從人借亦不得借人皆是異時而别名也按不借本是喪屨後人有遊

山雙不借之句於是遂以不借代芒屐用之亦誤矣

海人驗候云山𡾰風潮來海唑風雨多𡾰謂海中素迷望之山忽皆在目唑讀鹺萬喙聲也

韓文公詩題有寄第三廳閣老注王沂公言行錄記楊大年呼沂公為第四廳閣老疑前世遺俗稱呼按楊綰傳故事中書舍人年久者為閣老云

隋殷紹表臣述九章數家雜要復以先師和公所注黄帝四序經文三十六卷專說天地陰陽之本其孟序

九卷說陰陽配合之原仲序解四時氣王休煞吉凶
叔序明日月星辰交會相生為表裏季序具釋六甲
刑福禍德仰奉明旨謹審先所見四序經文抄撮要
畧當世所須吉凶舉動集成一卷上及天子下至庶
人吉凶所用罔不畢舉其四序堪輿遂大行於世按
此即今監頒歷日通書之所祖也歷家之刑福禍德
始於淮南子而闡明於殷紹遂為百代不刊之典矣
宋文帝欲犯河南謂行人曰云云太武帝聞而大笑曰

黿鼉小豎自顧不暇何能為也南黿鼉小豎可對北

龍虎大王

古人露宿明日相見問無恙鄭周禮行人註問問不恙也

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以還則李員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作其道益熾此補闕李翰集梁肅之序韓退之肅所取

士是時韓柳之文未行故以蕭李之徒當之至韓柳文盛而無三變之論矣

古者車皆立乘唯安車與女人則坐呂氏春秋貴因篇至秦者立而至有車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越遠途也竫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高誘註立猶行也非是且立如何替得行字所謂竫立者猶正立執綏耳

近有欲補編廿一史志者廿一史中惟三國志及北齊

後周梁陳書無志三國志蜀無史官其制度缺如固無足怪魏之典故散見於晉宋齊書此猶可掇拾為之者若吳則竊據江表東晉之燕石符姚耳於史例皆不當得志也齊周梁陳書咸成於唐初史臣之手其時命魏徵修隋書命長孫無忌修五代史志志成即入隋書故隋書志兼齊周梁陳之事而李百藥令狐德棻姚思廉遂不復贅四代之事於其史中當時發凡起例必有成說今欲補志亦不過析唐書所載

以分隸各史耳是亦不可以已乎隋書志題長孫無忌紀傳題魏徵後歐陽公不欲與宋景文共事而分纂志傳亦本於此五代史志當時亦單行於世

左傳晏子對景公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疏此言和羹而不言豉古人未有豉也禮記内則楚詞招魂備論飲食而言不及豉史游急就篇乃有蕪荑鹽豉蓋秦漢以來始為之耳按此所謂豉即今之醬也說文𢁛即鹽豉之豉許氏曰配鹽菽也𢁛古菽

也醓豆使腐而以鹽配之謂之醢菹今為醬者以豆豉之是已若周禮膳夫醬百有二十罋合醢六十罋醯六十罋而言皆用肉合成非今醬之類故天官之屬有醢人醯人鹽人而無醬人內則論語所稱皆是醢醯也韻府羣玉云有肉醬之醢有鹽豉之醢鹽豉非腥安得云醢自佛入中國人多持素鹽豉之用廣矣三代時未有素食者也

左傳老者家父桓八年來求車若即作誦之人則已為

百歲上人矣故註疑之僖三十一年鄭洩駕惡公子瑕註隱五年洩駕距此九十年疑非一人長狄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僑如猶在葢百三四十外人矣齊鮑國吳延州來年皆近百歲尚見經傳

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此時夫子年已三十五矣新宮尚在安得删詩之時便亡而亡亦不能記憶也明笙詩有聲無辭註逸詩恐未是

叔向謂襄王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註天子絶期惟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此說太渾正義云喪杖期章内有父在為母傳曰何以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親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父以其子有三年之戚為之三年不娶有三年之義故可通謂之三年之喪按天子諸侯后夫人死即以娣姪繼之安得有再娶之事晉靈公再求婚於齊此末世之亂法也不可以證先王之禮愚謂妻之喪期

間月而禫共十五月亦得占三年故通謂之三年之喪若叔伯之喪則不徒禫而除矣況天子諸侯絶旁期則后喪之得稱三年無疑也

莊十八年秋有蜮正義云洪範五行傳曰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蜮亂之氣所生也此不經之說魯女多淫至於蜮生其地亦太甚矣而鄭衛之淫者尤甚蜮不見書何與

哀公艾陵之戰公使太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褽

之以元纁加組帶焉褭音尉註騕褭也史記騕褭本此

韓退之自稱昌黎朱子引衆說而衷之云今河內有河陽縣韓氏世居之故公每自言歸河陽省墳墓而女挐之銘亦曰歸骨於河南之河陽韓氏墓張籍祭公詩亦曰舊塋孟津北則知公為河內之南陽人然朱子謂皇甫墓志不言鄉里今考志首叙事即云三月癸酉葬河南河陽則不待張籍祭詩而葬地始顯也又公集息國夫人志李欒妻葬河南河陽又云乙銘於

其鄰韓愈則公之為河南河陽人益信矣今修一統志遂啟總裁附其說於志內又皇甫志内知人罪非我計朱子疑之改為人知人罪非我所計今考文萃曰知與罪非我計不但文意明白上下皆四言成句而此獨少變其體尤為生動云

有為顧愷之屓書者云漢武帝起柏梁臺羣臣應詔作七言詩名能繪事者繪焉一時文臣如宗室劉安廷尉杜周郭舍人等俱能以圖見生此字不明疑是重字嗣後文

臣如谷永王嘉毛延壽張衡諸葛孔明皆能丹青造其妙而龔寛在諸賢之間尤為傑出其言不倫而以毛延壽為文臣雜於諸名臣中益可怪恐贋書者并其言而贋之

元最重馬乳自天子下各以脫羅氊置撒帳為取乳室車駕還京師太僕卿先期遣使徵馬五十醞都來京師醞都者承乳車之名也御用曰細乳黒馬乳也

大砲興於宋末元初其初猶用石也元史阿木哈傳太

祖嘗問攻城畧地兵仗何先對曰攻城以砲石為重力重而能及遠故也此論石砲可知帝恱即命為砲手至元十年修立正陽東西二城置砲二百餘座傳子及孫皆為砲手千萬户薛塔剌海來歸太祖命為砲水手從征回回河西等國俱以砲立功亦傳國至子及孫賈塔爾琿總砲手軍此皆用石為砲也夏世家有砲手一百人號潑喜陡立旋風砲於槖駝鞍縱石如拳則此時亦無火砲也阿爾哈雅傳會有西域人亦思

馬因獻新礮法新礮用火可知因以其人來為礮攻樊破之時又命隋世昌立礮簾於城外又張榮從軍下漢江至沙洋以火砲焚樊城中民舍幾盡遂破之按此皆礮之用火攻者也金史持嘉喀齊喀傳其攻城之具名震天雷者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爇圍半畝之上火點著甲鐵皆穿又飛火鎗注藥以火發之輙前燒十餘步人不敢近此火砲火鎗之制金元之際已有之自明永樂間通西洋

其藥罷盡入中國萬歷間用紅夷火藥砲齎以攻城此砲一發而流血成溝骨肉糜爛雖有韓岳之將百萬之師無所用其巧矣至其甚也將吏外通賊至一砲不發而反以資敵人之用其害可勝道哉

托爾楚傳至元十一年朝議淮上諸郡宋之北藩城堅兵精攻之不可猝下徒老我師宜先渡江剪其根本留兵淮甸絕其救援則長江乘虛而渡也於是以托爾楚為淮西行省叅知政事云云按元之取宋巴延統師

從大江東下直取建康而留索多駐兵瓜洲絶淮南北之救援時宋重兵皆在揚州據瓜洲以扼其吭於是巴延之兵得一意以取臨安而宋遂亡矣其廟算之先定如此

范梈傳閩俗素汙文繡局取良家子為繡工無別尤甚梈作歌詩一篇述其弊廉訪使取以上聞皆罷遣之其弊遂革閩俗之汙元時已然矣梈詩載集中

董摶之見殺頸無血惟見白氣冲天王巴延知福寧州

為賊帥王善所殺頸斷涌白液如乳暴尸數日色不變一時死節之臣有此兩異

元史錯繆莫甚於姚燧傳其文大抵掇拾燧所自為送暢純父序而前後倒置散亂不明以虛為實以寓言為正意不獨與史法乖迕於文字語氣亦直謂之不通可也今具列於後以俟讀者參之至燧既立傳則姚樞傳末但曰猶子燧自有傳足矣而必贅之曰燧官至某某謚文通亦非書法馬祖常傳亦然　傳曰

年十三見許衡於蘇門十八始受學於長安時未嘗為文視流輩所作唯見其不如古人則心弗是也二十四始讀韓退之文試習為之謂有作者風稍就正於衡云云按序云余冠首時視流輩所作唯見其不如古人者雖不敢輕非諸口而亦未嘗輕是於心也退而自思人之能者余操慮持論且然然余不能之何以免人無嫉妬之譏乎年二十四始取韓文讀之捉筆試為持以示人譬如童子之鬭草彼能是余

亦能是彼有是余亦有是特為士林禦侮之一技焉耳云云且就正於先生先生賞其辭而戒之曰云云

按未嘗輕是於心亦文家常語何必引入此謂以虚為實其文意在何以免人嫉妬之意以起下不知者感慨今乃引作實据此謂以寓言為正意也即許衡一段不消認真

傳曰或謂世無知燧者曰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猶寡燧曰世固有厭空桑而思聞鼓缶者乎然文章以道為輕重道以文章

輕重彼有班孟堅書表古今人物九品中必以一品置歐陽子則為去聖也有級而不遠其文雖無尹謝之知不害於行後豈有一言幾乎古而不聞之將來乎按或謂下又著曰設問答不知誰指後又著燧曰不知是燧自言是對或問序曰純父自言得余一字隻言不棄而録之又言世無知公者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得其意猶寡嗚呼世豈厭空桑之瑟而思聞鼓缶者乎按語氣嗚呼下亦是純父語意帶感慨

今作燧答非是且分世無知燧者曰豈惟知之作問答語文中有是乎今人讀之茫然序起手云歐陽子為一代儒宗一時所交海内豪俊之士計不十百而止及謝希深尹師古者紀序集古録遂有無尹謝知音之論嗚呼豈文章也作者難而知之者尤難歟故後應之云世復有班孟堅者書表古今人物九品之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為去聖賢也有級而不遠其文雖無尹謝之知不害於行後猶以失之為悲下

下之外豈别有等置余哉則為去聖賢也無級而絶遠其文如風花之逐水霜葉之委土朝夕腐耳豈有一言之幾乎古可聞之將來乎純父獨信之自余不可不謂之知已足為百年之快恐純父由此而取四海不知言之非也按此文章自有次序今突出及尹謝之知又遺却自身一段不知所説謂何此所謂前後倒置散亂不明也蓋史家欲見燧作文原委即當採入此序不宜零星掇拾致此荒謬　傳又云燧之

學得於許衡由窮理致知反躬實踐為世名儒後云每來謁文必廣置燕樂燧則為之喜而援筆否則不易得也頗恃才輕視趙孟頫元明善輩此可謂之窮理致知反躬實踐者乎其自相矛盾甚矣至如史天澤董文炳兩家傳盡取其家碑銘虛語勦襲成文猶弗論也

湛園札記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湛園札記卷四

詳校官中書臣王　鵬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鄒世俊

湛園札記卷四

翰林院編修姜宸英撰

爾雅矢弛也註弛放弛易也註相延易弛易二字漢書劒人之所施易當作此註

唐棣移註江東呼夫移疏詩名南云唐棣之華陸璣曰奧李也一名雀梅前經云時英梅註雀梅疏似梅而小也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

食又常棣註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疏詩小雅云常棣之華陸璣疏云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而正白今宫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熟按此則唐棣自一種名南所詠是也常棣與棠棣共為一種而又自分赤白二種小雅所詠是也唐棣實大如李子棠棣實如櫻桃唐棣正名郁李又云奥李本大如李子今俗稱大如櫻桃者為郁李殊誤

檟苦荼註樹小如梔子冬生葉可煑作羮飲今呼早采者為荼晚取者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按此茗飲巳始於晉時

鳥曰狊疏鳥之張兩翅狊狊然搖動者名狊論語三狊而作當作此解

宋書張暢愛弟輯臨終遺命與輯合墳時論非之宋劉暈家娣姒合葬尤竒

漢官中有伯使主為諸官驅使闢路於道伯中故言伯

使即伍伯也

魏司徒崔浩之死坐國史譏訕而宋史謂拓拔燾南寇汝頼浩密有異圖妻弟柳光世要河北義士為浩應浩謀洩被誅當時河東大姓連謀夷滅者甚多此南北傳聞異詞亦由時誅殺狼籍故疑必坐反謀也

雷次宗被徵還山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畢集為連句懷文所作尤美詞高一座此連句非今聯句葢相連倡和為詩也不然不當謂懷文所作尤美

梁制光禄大夫皆銀章青綬加金章紫綬者為金紫光禄大夫任遐為光禄就王晏乞一片金乃轉啟為金紫不行

蕭子顯齊書最劣然議論亦有可采者祥瑞志云今觀魏晉以来世稱靈物不少而亂多治少史不絕書故知來儀在沼遠非前事見而不至未辨其為祥也此與歐公五代史天文志之所論祥瑞之見治日少而亂日多何以異哉

宋高宗中興孟太后詔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時稱名句梁王僧辯勸進湘東王表曰軒轅得姓存者二人高祖五王代實居長亦典確不磨矣此表純用長聯開唐宋四六之祖

安成康王秀太祖子為江州聞前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為里司秀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世即日辟為西曹亦南朝佳事也

宋濂在元至正間授編修初未嘗辭其集中有焚黄祭文可考黄晉卿神道碑亦言明年以門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同郡宋濂之狀至京師臨川危素銘其神道之碑云云

宋書禮志舊說後漢有郭虞者有三女以三月上辰產二女上巳產一女二日之中而三女俱亡俗以為大忌至此月此日不敢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為祈禳自為潔濯謂之禊祠分流行觴遂成曲水史臣按周禮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是也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也愚按香草沐浴非可用之水上此特借証周禮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拂不祥此則其來甚久非起郭虞之遺風令世之度水也月令暮春天子始乘舟蔡邕章句曰陽氣和暖鮪魚時至將取以薦寢廟故因是乘舟禊於名川也論語暮春浴乎沂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此也邕之言然張

衡南都賦祓於陽濱又是也或用秋漢書八月祓於灞上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國子水嬉又是用八月十四日也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必巳也沈約此段乃是用摰虞束晳之對而不載洛水浮觴故事殊不可解秋祓特新從來未經拈出但所引祓除無關宋事志禮及此直是黄車小說耳

靖難兵至揚州江都令張本迎降成祖以滁泰二知州房吉田慶成率先歸附命與本並為揚州知府偕見

任知府譚友德同莅府事一時揚州頓有四知府亦古所未有

陳僧智永云樂毅論者正書第一梁世模出自蕭阮之流莫不臨學陳天嘉中人得以獻文帝帝以賜始興王王眆收禁中即以見示吾嘗聞其妙令覩其真始興甍後仍屬廢帝廢帝没又屬餘杭公主陳世諸王皆求不得及天下既定永處處追尋累載方得陶貞白云大雅吟樂毅論太師箴等筆力妍媚紙墨精新

言得之矣智永記如此按梁武帝云樂毅論微麗健恐非真跡宏景答啟愚心甚疑是摹不輕言令旨以為非真竊自信頗涉有悟則妍媚之評恐未然也此帖入唐太宗與蘭亭同所賞玩高宗勅馮懐素諸葛真搨賜長孫無忌等六人外間方有則天時武平一少育宫中見真字楷書每函可有二十餘卷別有小函十餘卷所記憶者是扇書樂毅論告誓黄庭經至神龍中太平公主取小函以歸平一任郴州日與太

平子薛崇胤堂兄子崇允連官説太平之敗崇胤懐樂毅等七軸請崇允托其叔駙馬撒賂岐王以求免罪此書遂歸邸第徐浩古跡記又云太平公主愛樂毅論以織成錦袋盛置於箱及籍没後有咸陽老嫗竊舉袖中縣令尋追驚懼奔趨投之竈下香聞數里蘭亭自昭陵發掘後真本流落人間至宋南渡前猶有得之以獻者而樂毅遂亡矣然徐浩云潼關失守後有趙城倉督自云有好書欲請贖罪史維則取看

遂取扇書告誓并二王真蹟四卷上之韋述開元記又云蕭令尋奏上滑州人家藏右軍扇上真書宣示及小王行書白騎遂等二卷則扇書者一云告誓一云宣示其說已不同而平一云扇書樂毅告誓黃庭則豈數書流傳者皆扇乎備存之以俟臨池者

今世所傳鍾繇書間有千文嘗疑之後見宋太宗語參政李至曰千字文本無籍梁武帝得鍾繇破碑愛其書命周興嗣次韻而成之俚無足取

人知王介甫罷春秋進講𣊬曲洧舊聞熙寧元年冬介甫初侍經筵未嘗講說上欲令介甫講禮記至曾子易簀事介甫於倉猝閒進說曰聖人以義制禮其詳至於牀笫之際上稱善安石遂言禮記多駁雜不如講尚書帝王之制人主所宜亟聞也於是罷禮記然則介甫不獨廢春秋講讀亦罷講禮記矣五經中一時頓去其二甚哉其侮聖也

嘉話錄云王右軍告誓文今之所傳即其稾本不具年

月日朔其真本云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而書亦是真小文開元初年閏月江寧縣瓦官寺修講堂匠人於鴟瓦内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主八年縣丞李延業求得之上岐王岐王以獻帝便留不出或云後借之岐王十年王家失火此書亦見焚按今法帖所刻皆具年月豈後人因夢得言而增入耶然其摹法頗古

魏書張天錫字純嘏一名公純而世說註引張資涼州

記曰字公純𧦬或謂過江後為人所笑減一字不應魏收書亦從南朝所稱若乞伏慕末字安石跋亦三字古今亦僅見此二人

高祖將殺崔暹世祖救之曰我為舍其命須與苦手手即杖也

鈔鑼吾鄉名銅面盆為鈔鑼見宋史禮志二十二卷金使辭儀又外國傳數見之

宋史馮京傳論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

王曾宋庠為名宰相馮京為名執政風流相映不媿其科名然王巖叟傳字彥霖仁宗初置明經科巖叟十八歳與省試廷對皆第一亦三元也其忠節亦所稱不媿科名者而不與是數亦以進士與明經科之别與

宋官府讌席極侈動費數百金太原帥率用重臣每宴饗費千金取諸縣以給斂諸太谷者尤甚知縣郭永書抵幕僚止之

宋史忠義傳劉銳趙汝鄉死節文州不數葉重見之王翊傳當時纂修之疎如此

劉貢父博學古人多被其彈駁然其所為詩話往往於淺近語多誤用如曰劉子贈人詩云惠和官尚小師達禄須干取下惠聖之和師也達而子張學干禄事或有除去官字示人曰此必畨僧也聞者大笑按論語是賜也達誤為師字且柳下是姓不當以下惠連稱又云古人多歌舞飲酒唐太宗每舞屬羣臣長沙

王亦小舉袖曰國小不足以回旋以漢景帝為唐太宗葢誤之遠矣

北齊書幼主紀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拂地而却上跳且唱令元宵前後兒童持繩之戲無處不然皆齊高餘習也

井卦坎上巽下程傳取木罋之象木入於水下而上乎水汲井之象也按彖辭羸其瓶瓶汲罋文從缶瓦罋也故朱子曰井象只取巽入之義不取木義不知本

義何故又從程說厚齋馮氏曰韓信以木罌渡師知罇罍古皆用木疑古以木為瓶此象巽木無疑不知羸為毀敗之義惟瓦故有毀敗揚雄酒銘觀瓶之居居井之湄一旦叀礙為纍之轠故知自漢以前缾皆陶瓦為之朱子本義有姑從程說而自駁正之者數條此其一矣

公羊穀梁俱受春秋於子夏公羊解引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公羊不見字）高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

敢傳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是也楊士勛穀梁釋云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師古云名喜受經於子夏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其後魯人榮廣大善穀梁又傳蔡千秋宣帝好穀梁擢千秋為郎由是穀梁之傳大行於世是則公穀皆受經於子夏故其言大抵相同而又有相牴忤者當是流傳之異二傳皆是口相傳授至漢始著竹帛傳公

羊者以為孔子懼衰世之禍隱晦其文故不著竹帛而學者徒私相授受而已此何休之妄說也漢書藝文志亦曰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是說也予未之信孔子作春秋上紀天時下明王道所以正人心而抑邪說也欲

正人心而抑邪說必昌明其說於天下而使天下人喻於吾之說然後可以開其愚蔽而革去其邪心若徒與其弟子私相授受而已天下何由知之知之者獨其弟子則春秋可以不作善乎杜氏之言曰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來情見乎詞言高則旨遠詞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

之好辯即孔子作春秋之意也使孔子自諱其辯隱
祕其書而不出亂臣賊子何所見而知懼哉作春秋
則禍非所避欲畏禍則春秋不如弗作懼威權勢力
而茍避之是班氏以小人之心度量君子也何休因
班氏之說遂誣春秋黜周王魯又曰春秋黜杞舊宋
而新周引讖文云某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為
漢帝制法陳敘圖錄又云公羊五世至漢胡母生董
仲舒推演其文世人乃聞此言去孔子卒後三百歲

矣何不全身之有何休之說皆公羊傳所未有也其所云黜周王魯為漢制作豈獨誣春秋哉其為公羊之累亦已甚矣況其解傳不由傳意鑿空立義辭晦意滯凡一例而前後矛盾不可通者難以枚舉使春秋本義若此學士家猶難於尋覔彼亂臣賊子非盡讀書知文字者也欲其一見而知懼理所必無者矣愚故謂何氏之從祀不可不廢而十三經註家唯公羊傳不可存也

二傳之不同於左傳非不信當時實未之見也仲尼與左丘明同觀史記而作春秋春秋之經綱也左傳其目也讀三傳者必當以左氏為主

杜詩遊龍門奉天寺天闕象緯逼天官書天開雲物若如諸家議必改闕字則不如開字之確

天育驃騎歌伊昔太僕張景順監牧攻駒閱清峻遂令大奴字天育別養驥子憐神俊註云大奴王毛仲其父坐事没官生毛仲隷於玄宗按張說隴右監牧頌

德碑曰有霍公之掌政擇張氏之舊令霍公即王毛仲故景順對帝亦曰帝之福也仲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則景順乃毛仲之屬也何反云遂令大奴乎大奴與驥子對自是謂其奴耳且毛仲已封霍公而奴之有是理乎

醉時歌廣文先生官獨冷按唐書百官志廣文館博士四人助教二人而不言其品數依國子太學博士正五正六則廣文博士當是正七品又按食貨志序俸

錢各助教二萬而博士反止得萬三千何耶如此則廣文先生飯不足果不待言矣　新書選舉志元和二年定生員廣文六十人東都廣文十人則廣文館至元和猶不廢也而新書云久之雨壞廡舍有司不復修完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廣文館原在國學增置非以廡壞而寓治謂遂廢更妄　又唐書云天寶中國學增置廣文館以領詞藻之士則廣文之設原非特為鄭虔而本傳云帝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

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皆非實錄也　廣文在國子監後世郡縣學教職借稱耳而近世文家竟有以此稱為文送教諭者豈不可笑

百罰深盃亦不辭桑乂在江總席上曰雖深盞百罰吾亦不辭也韓昌黎詩飲酒寧嫌盞底深

外物慕張邴注謂張良邴曼容非張長公仕不過五百石故曰辭秩豈多滿豈張良乎

雨過蘇端新書楊綰傳謂端憸人也論綰醜險不實貶

巴州員外司馬而竟改綰原謚文貞為文簡

朝回日日三句吳孫權姪濟嗜酒曰尋常行坐處欠人

酒缾欲貫此縕袍償之不獨用其辭兼用其事矣

彭衙行刪韻兼文真寒元五韻

徒步歸行此未抵鄜州乞馬於李公而作當在北征詩

前時尚未見妻子也下二首倣此

送李校書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汝翁草明光天子

正前席父在而母稱太夫人亦一故實

石壕吏註寰宇記神雀臺在陜西硤石縣東北四十五里石壕鎮按唐先天初置臨汝縣舊唐書註云移治石壕驛臨汝與洛陽亦不遠安知公不從此而抵京都耶留花門樓鑰答杜仲高書花門即回鶻也某嘗考回鶻之俗衣冠皆白故連屯左輔而百里如積雪然不既多乎以此意讀之方覺語意精彩頓別

同谷縣七歌歲拾橡栗隨狙公莊子盜跖篇晝拾橡栗暮栖木上　南有龍兮在山湫吴本註此篇為明皇

作也明皇以至德二載至自蜀居興慶宫謂之南内明年改元乾元時持盈公主往來宫中李輔國常隂候其隙間之故上元二年帝遷西内　詩題乾元中寓居同谷公纔居同谷而明皇亦始居興慶安能逆料其然按史興慶宫在皇城東南距京城之東開元初置至十四年又增廣之謂之南内則南内之名自開元已然何謂自蜀居之始有此稱耶　龍翔後大明宫謂之東内而以太極宫為西内南内蓋配兩宫

而言也非始於明皇幸蜀之後明矣　按史持盈侍
太上皇見之李輔國傳而本傳不載輔國傳又載萬
安咸宜二公主視膳西宮而本傳皆畧之惟楚國公
主傳云上皇居西宮獨主得入侍輔國傳又不載但
公主入侍與此詩毫不相涉僅一南字與南內相附
會耳

我有一匹好東絹唐書地理志陵州仁壽郡供鵞溪絹
東坡詩註鵞溪在梓州監亭縣出絹甚良杜詩云云

蓋謂此也

過代國公故宅郭公大功在廷諍不受廢立之詔所謂定策神龍後也新書僅載其總兵扈從之一節失史家體觀公詩全首知其用意所在正與燕公所作行狀合　此詩箋註甚謬按突厥吐蕃寇涼州后方御洛城門宴邊報遽至因輟樂拜元振為涼州都督而遣之則元振之行自出后意不得云以宗楚客等之媢而出之也宗楚客欲名而殺之其事在後

自平宫中吕太一舊唐書廣德元年宦官市舶使吕太一逐廣南節度使張休縱兵大掠是此吕太一也按唐尚有一吕太一為張嘉貞薦授中書舍人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吕崔員

樓鑰曰嘉陵江水何所似一作山水者是蓋嘉陵江至閬州西北折而趨南復折而趨北三面皆水故亦謂之閬中閬内地勢平闊江流舒緩城南正當佳處對面即錦屏山蓋山如石黛水如碧玉故云嘉陵山水

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真絶唱也　按題是分咏

閶山閶水上是閶山此章自是單咏閶水玩下浪花

沙際盧槳舍魚可見石黛碧玉言水色與山光相映

耳不害其為專咏水也原作江水宜仍之

遲暮堪帷幄飄零且釣罠罠選註麋網是也雖説文亦

有釣義然兩釣義同且與上帷幄不對

古柏行田况古柏記自唐季凋瘁歷王孟二國蠹槁尤

甚然以祠中樹無敢剪伐者皇朝乾徳丁卯歳仲夏

枯柯復生日益敷茂觀者歎聳以為榮枯之變應時治亂因命工圖寫以貽好事者自三分迄今八百餘年矣

鳴玉栖房攏謝惠連擣衣詩簪玉出北房鳴玉步南階天寒大羽獵此物神俱王莊子神雖善不王也

課伐木詩叙必昏黑摚突夔人屋壁朱仲晦曰夔人正謂夔州人耳而山谷乃有黑月虎夔藩之語此頌又用躨䠞按躨跜見魯靈光殿賦自為虬龍動貌無觸

義不知山谷何所據也愚按謝朓三日侍宴詩河宗躍踼海介躨跜躨跜對躍踼似亦有夔魖之義但單用未安耳

園人送瓜傾筐蒲鴿青滿眼顔色好蒲鴿或是瓜狀青色然不知何典

贈司空王公思禮按思禮代李光弼為河東節度副大使上元元年加司空又二年薨史曰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宰輔唯思禮而已則司空乃生前所加非贈

也公不知何據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樂府曲名有西河劍器又有醉渾脫　樂府雜錄有健舞軟舞字舞花舞馬舞健舞曲有稜大阿連柘枝劍器胡旋胡騰軟舞曲有涼州綠腰蘇合香屈柘團圓旋甘州等按劍器屬健舞即其頓挫可知矣注又曰云云皆樂府雜録此段註綠腰或作錄要謂錄其要者進上耳

合昏排鐵騎清旭散錦幪周禮司圜註弗使冠飾者著

墨幪錦幪以錦包頭也若如箋註作錦驂引廣韻驢子曰驂豈有上鐵騎下復䫉錦驂者

韓詩無因帆江水注帆去聲引杜詩浦帆晨初發按左傳拔旆投衡注使不帆風差輕帆凡劒反謂飽風也

杜詩實誤用

桓帝末童謡城上烏尾畢逋公為吏子為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為室金為堂石上慊慊舂黄粱粱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相

恐杜詩愼莫近前丞相嗔本此盖樂府體也岑嘉州演河間七字為兩句曰邯鄲女兒夜沽酒對客挑燈誇數錢漢人膏馥為後人攬取不盡

將軍昔著從事衫魏孝肅詔百官悉依舊章不得以務衫從事務衫即所謂從事衫矣

昔者玉珂人誰是青雲器唐制四品得鳴珂蓋貴官也

岳陽風土記赤沙湖在縣南夏秋水漲與洞庭通杜子美所謂殿脚插入赤沙湖也

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塲宋初修老子廟廟有吳道子畫壁官以其壁募人買有隱士以三百千得之於是閉門不出者三年乃以車載壁沈之洛河

韋賢初相漢范叔已歸秦豕韋與范同出故用范叔作對不如註稱望見素去楊國忠一如范叔去穰侯之繆妄也

世傳韓退之屢干執政者然杜公始入京師一投張均兄弟再贈鮮于仲通二君皆非端士而窮困不免為

此士之失志寧堪問乎

難說祝雞翁風俗通呼雞朱朱俗說雞本朱公化為之

而今呼雞皆朱朱也說文解字喌喌二口為讙州其

聲也讀若祝祝者誘致禽畜化順之意喌與朱音相

似耳寶公答魏胡太后把粟與雞呼朱朱後太后果

為爾朱榮所害則朱讀又當如字

天老書題目周禮占夢疏堪輿天老云云

家書萬金以烽火三月也後人遂以萬金為故實矣

驥子春猶隔裴宣明子景鸞景鴻並有逸才河東呼景
鸞驥景鴻龍文公名子以此
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箋曰政事堂在東
省屬門下至中宗時裴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徙
政事於中書省則堂在右省也杜甫為左拾遺其詩
所謂鳳池者中書也左省官方自宮中退朝而出則
歸東省者以本省言也又送夔龍於鳳池殆左省堂
集政事堂白六押事耶杜為拾遺時而政事堂已在

中書故出東省而入於西省者就政事堂見宰相也

為其官於東省而越至西省故文昌錄於此闕疑按

裴炎以侍中遷中書令故徙政事堂於中書省後張

說又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文昌雜錄云鳳池在中

書省杜詩不應有惧恐唐朝别有故事且恐是時政

事堂適在右省耳

大明宫則天長安元年改含元宫為大明宫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按唐書呂向傳向進左補闕

帝自為文勒石西嶽詔向為鐫勒使此雖權設亦以士人為之也鶴曰或待詔鐫刻之流若是雜流公不宜作詩送之

退朝花底散篆引晦庵云唐殿庭間種花柳故杜詩云云本朝惟樹槐楸鬱然有嚴毅氣象按晦庵之説又見之文昌雜錄北宋人語也

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覲省唐書齊澣傳潤州北距瓜步沙尾紆滙六十里舟多敗溺澣從漕路由京口埭治

伊婁渠以達揚子歲無覆舟此開元二十二年事送許在天寶中故得云京口渡江航矣京口渡自晉宋間已有之至齊

始定渡
京口

壽酒賽城隍北史慕容儼守郢州城中先有祠一所俗號城隍神此城隍神始見史傳者

魚海路常難唐李國臣傳以折衝從收魚海三城

寓目一縣蒲萄熟秋山苜蓿多蒲萄苜蓿皆來自西戎故題云寓目寄慨深矣

山寺西域傳康者一曰薩末鞬亦曰颯秣建貞觀時歲入貢金桃銀桃詔令植苑中懸崖方輿勝覽麥積山在秦州東南百里云云按庾信有麥積崖佛龕銘所謂鳥道乍窮羊腸或斷者也但言是大都督李允信於壁之南崖梯雲鑿道不言先有瑞應寺

烏麻蒸續曬箋引本草胡麻生中原山谷南都賦其原野則有桑漆麻紵按胡麻即巨勝可服食者南都賦注紵麻屬不聞桑麻之麻可以蒸曬服食

細雨魚兒出正與驟雨落河魚相對看魚逢細雨則羣食於水面驟雨而大則反落也

樓鑰曰嘗與蜀黃文叔嘗食花稈因問蜀中有此乎曰此物甚多正出閬州杜詩所謂黃知橘柚來誤矣曾親到蒼溪縣順流而下兩岸黃色照耀直似橘柚其實乃此稈也問之土人云工部既誤有好事者欲爲解嘲於其處大種橘柚終非土宜無一活者

畢景羡沖融南史殷臻幼有名行袁粲褚彦回並賞異

之每造二公之席輙清言畢景北齊書王晞傳亦曰畢竟聽還薛道衡立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此云春歸客未還亦縮字之法

世說西域道人謂司馬國寶人面而獸心杜正用其語惟人面獸心不可測故曰薄俗防人面馬蹄是莊子養生之旨故云

日斜魚更食食字新然見鷗冠子云江湖渺然游魚黤然忽見波明食動幸賜於天

昆吾御宿自逶迤漢水衡都尉有御羞令丞註御羞地名多出御物可進者揚雄傳謂之御宿　元后傳夏遊籞宿鄠杜之間師古曰籞宿苑在長安城南今之御宿川是也此則復名籞宿矣籞與御同

凡百愼交綏疏舊說綏部也李衛公曰綏六轡總也按綏訓轡為是禮親迎有授綏之禮

一辭故國十經秋每見秋瓜憶故侯因瓜州相映帶故以秋瓜起興此正文情游戲天機爛漫處箋欲改為

袁袁州則與上秋瓜何涉

地下無朝燭人間有賜金朝燭只如禮所謂手燭地燭即庭燎也早朝所用注用始皇人魚膏無涉且不宜以亡秦比天寶

畢曜仍傳舊小詩畢曜不見注酷吏敬羽傳羽與毛若虛裴昇畢曜同時皆暴忍時稱毛敬裴畢未幾昇曜流黔中曜正肅宗時人耀即俗曜字又見喬琳傳魯為郭子儀書記顔魯公碑陰亦列其名

一生自獵知無敵庾信詩野鶴能自獵江鷗解獨飛

陸放翁野飯詩可憐城南杜零落依澗曲面餘作詩瘦

趨拜尚不俗自註杜氏自譜以為子美下峽留一子

守浣花舊業其後避成都亂徙眉州大埡或徙大蓬

云

江深劉備城岳陽風土記劉備既與肅畫湘為界遂築

地烏沙鎮對壘在州北六十里俗謂之金門劉備城

蘂蘂自開春蘂蘂出文選

或謂杜七律必諧四聲惟老去詩篇渾漫興興字去聲重出千家詩作漫與是余按荆公詩粉墨空多真漫與子瞻詩詩篇真漫與亦用此也然謂杜律必諧四聲考之全集則未確

東坡曰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為得味外味如棊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獨遊五老峯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棊聲然後知此詩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

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富健去表聖之徒甚遠矣然朱晦庵以暗飛螢自照語自是巧不如韋蘇州之寒雨暗深更流螢度高閣此景為可想但則是自在說了會此三說可見詩家身分當作三層看蘇與司空尚是就詩論詩晦庵則於詩外別有見解也

遮莫鄰雞下五更遮莫舊注俚語猶言儘教也按傳信記唐鄭棨著劉朝霞獻明皇幸溫泉詞直攫得盤古髓掐

得女媧鄰邀莫你古時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此是

俳諧正合俗語

送裴二虬作尉永嘉韓集河南少尹張君墓誌文虬以有氣畧敢諫諍為諫議大夫朱註歐陽公跋怡亭銘虬代宗時為道州刺史此文云為諫議大夫不云為道州刺史唐史亦不見其事歐陽公豈得之怡亭銘耶余按蘆浦筆記云唐賢題名有河東裴虬為道州刺史杜詩有送裴二虬作尉永嘉詩則歐陽之說自

有據不專得之怡亭銘也

子美喜用所字如朱夏熱所曆將老委所窮使臣精所擇逆節同所歸飄風爭所操畫地求所歷日出甘所終紀綱正所持久客愼所觸師伯集所使懷抱罄所宣氣酣達所為名賢愼所出筆札枉所申朝廷悲所遣死鹿力所窮夾輔待所致多晦滯不可解亦文字之病

台州志鄭虔字若齊謫台州司户台人初見虔衣冠言

動嫌之時為之語曰一州人怪鄭若齊鄭若齊怪一州人虞嘗作詩自歎云著作無功千里竄形骸違俗一州嫌遂選民間子弟教之有林元籍等從之游終於台世為台人孫瓘為協郎虞詩不傳此二句僅見於此故存之

桃竹杖按戴愷之竹譜䅵䅵桃枝註云桃枝皮赤編之滑勁可以為席顧命篇所謂篾席者也爾雅釋草云四寸一節為桃枝余之所見桃枝竹節短者不兼寸

長者或踰尺恐爾雅所載草族自有桃枝不必是竹山海經云其木有桃枝劒端又廣志層木篇云桃枝出朱提郡曹爽所用者也詳察其形寧近於竹但未詳爾雅所云復是何桃枝耳經雅所說二族決非作席者也

幾年逢熟食秦人以冷食為熟食以將禁火先具饔飧也齊人呼為冷節見潛確類書未查出處　按白樂天詩留餳和冷食即杜熟食也張籍亦云廊下御厨分冷食

秦州詩士苦形骸黒旌疏鳥獸稀鳥獸即畫熊隼之類

士苦則形骸自黒旌疏則鳥獸自稀鳥獸稀猶云天

吳紫鳳顛倒短褐也

小摘為情親謝靈運永嘉記百卉正發時聊以小摘供

日

湛園札記卷四